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

四

試  
子  
子  
子



門中  
路卷  
4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四

紀伊 飯田鼎 養賢 著



○奔豚氣病脉証治第八

氣字疑衍

元簡氏云、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蓋本篇所論即是也、而難經名腎積為奔豚、然與此自別、故揚玄操注難經云、又有奔豚之氣、非此積病也、名同而病異、可以見耳、是也、按奔者急也、釋名云、有急變之意是也、奔豚、頌同音通用、頌者委頓之頌、壞也、字典云、自漬也、皆合此病義矣、先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四

輩多為病源候論所註誤或以為奔突之豚或以為憤恚之豚者非也獨劉棟云狀其狀之暴猝也得之夫奔狽者因驚惕卒然氣上衝心而所作之病忽然委頓故謂之奔狽邦俗所謂驚惕而積氣上衝者是也或謂之卒厥其甚而卒倒不知人事者謂之尸厥雜療門云尸厥者脉動而無氣氣閉不通也肘后方云卒厥上氣淹淹欲死此謂奔豚病可以徵矣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按此條論奔豚之所由作者猶虛勞門舉亡津液之數

目也奔豚者不可入四部之數蓋有脫字病有奔豚四字舊應病奔豚有亡陽六字觀後具亡陽之治法可以察焉吐膿猶言吐血也而不止吐血蓋又包諸失血言之驗之今日小膽怯懦者或自失血或視人之失血則恐怖驚惕而發奔豚者多有之其治法収吐衄下血門故不論于此驚怖者癰也凡人平素有癰氣者驚惕於物則發奔豚間有之其治法見中風門及雜療門火邪者火逆也因此等而忽然氣塞不知人事者謂之尸麗其忽然氣塞者以驚惕於物也故曰皆從驚發得之今本篇論一時有虛亡而將發之之治法耳若已極而塞

者不論虛亡與否皆雜療門之所預也

師曰奔豚病從小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

驚恐得之

按奔豚病下疑脫氣字起字及皆從驚恐得之六字疑後人之所加

此條言奔豚之狀也發作欲死復還止者雜療門所云

靜而止是也

靜息也說見于彼

是以一時氣衝也言以別於他

之暴疾也若不虛亡但怯懦之所致者則不與藥而可

也以此觀之痰飲門所謂癩眩及復冒亦此証耳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奔豚下疑脫病字氣上衝

胸四字後人之所加奔豚病三字包之寒熱下宜補者字

按此條以腹痛為主往來寒熱從之而至也而為氣上

衝胸者即本方主之今以方考之蓋屬血証其証下血

腹痛而發熱者是也此証婦人經行不勻及墮胎後尤

多其痛必在小腹右邊而痞結按之痛劇如腸癰而時

氣衝心煩悶或欲死或卒厥不知人事世醫知此証者

希故詳焉

奔豚湯方甘艸

芎藭

當歸

各二兩

半夏

四兩

黃芩

二兩

生葛

五兩

芍藥

二兩

生薑

四兩

甘草

李根白皮

一升

右九味

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二升疑一升

疑四升誤

按奔豚湯者外臺所載有十有一方本方其一也他十

方皆有桂枝本方獨無桂枝者蓋脫誤凡列品物非以  
 甘艸為主則未有列書之於諸品上也且氣上衝心桂  
 枝甘艸湯所主亦可以見甘艸之上脫桂枝二字也又  
 按本方乃於婦人門當歸散去白朮合生姜半夏湯及  
 桂枝甘艸湯而加李根皮生葛者也夫當歸散婦人草  
 蓐之通劑合之以桂枝甘艸湯及生姜半夏湯者以治  
 心下悸上衝發作欲死也外臺脚氣門以生姜半夏湯  
 治脚氣入心悶絕欲死本經  
 水氣門狀如奔豚李根皮蓋奔豚病必用之品元簡氏  
 氣衝曰象如奔豚云本艸別錄曰李根皮大寒無毒治消渴止心煩逆奔  
 豚氣是也按逆疑退誤生葛蓋治其煩熱猶葛根黃連黃芩

湯中之有葛根耳若不詳方意而為通治腹痛奔豚之  
 劑則大不可也

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  
 從小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發

後三字當作太陽病必發奔豚四字是結句也氣字  
 以下十五字後人之所加宜刪去今改正如左

太陽病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  
 桂枝加桂湯主之○按言發汗後者前証由發汗而止  
 更生一病之法語也今仍以桂枝湯則前証未已者也  
 又言燒針令其汗者蓋言當以湯發汗者而反以燒針  
 汗之也傷寒論不冠太陽病三字在本經則宜冠之若

無此三字則不可以的知其証也此綱領所論火邪是也所謂燒針者蓋温石燒瓦之類而慰腹令汗也是原治暴利之法故傷寒論就四逆湯証而言之由是考之所謂針處者即腹部也其被寒核起而赤者蓋言似卒疝即氣塞之所作而有上衝胸之勢故收于此若諸註家之說則所謂以火救火也且經無一証而舉二治法者矣

桂枝加桂湯方桂枝五兩芍藥三兩甘艸三兩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

升甘艸三兩  
當改二兩

按於桂枝湯更加桂枝者以氣上衝心之故準桂枝甘艸湯之意也凡於桂枝湯加品者皆桂枝湯証而帶他証者如桂枝加葛根湯及桂枝加附子湯是也若他病而帶桂枝湯証則以治他病之藥加之於桂枝上如括樓桂枝湯及烏頭桂枝湯是也夫桂枝用三兩則表劑而必配甘姜棗之三物若過三兩則裏劑也減之則非主藥也裏藥而用三兩者唯小建中湯一方耳蓋以其腹痛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賁豚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

主之原無其人二字  
從傷寒論補之

按揭發汗後而言，言臍下悸欲作賁豚，則是發汗過多亡津液之所致也。即桂枝甘艸湯之重証，其人當微熱，小便不利而渴，臍下悸，蓋從心下悸而所延及者也。方足徵之，悸者所謂動悸也，其腹虛陷者，按之其動悸然應手，乃實之反而亡津液之候，故過汗吐下，必作此証。世醫或以為有水氣之候，非也，不可從矣。

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方：茯苓半斤，甘艸二兩，大棗十五枚。

桂枝四兩，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方，桂枝甘艸湯而加茯苓大棗也，而茯苓比他方

其量尤多，凡茯苓在方名上者，皆治亡津液之方也，與配白朮者不可同看也。大棗合甘艸則治上氣炙甘艸湯，用三十枚，是其徵也。本方十五枚，疑有誤。傷寒論此方後載甘爛水法，本經作細注，是後人之所加也。故刪之，正珍曰：爛與煉同，所謂以杓揚之是也。謂之甘煉者，言煉之使甘也，非也。甘爛，玉函作甘瀾是也。瀾與泔同，米汁也。以米汁煮藥也。外臺治煩渴不止，糯米泔任意飲之，直指方引蘇坡方，心虛夢洩，茯苓末，米湯調下，夢也。盜汗即與本方同義。又白虎湯及麥門冬湯，竹葉石膏湯中有粳米，亦應同然。夫分辨水之寬猛，古昔之所無。

也、蓋後世茶家者流之言、轉入吾方耳、固無用于醫家矣、且也不分辨之、而用病者、未見其害也、學者勿拘焉、

○胸痺心痛短氣病脉証治第九

劉棟曰、胸痺者病名也、心痛短氣其中証也是也、以証題篇目者、蓋出後人之手、當刪之、香川氏曰、痺之為言閉也、閉塞而痛是也、本篇首條曰、胸痺而痛、傷寒論曰、咽中噎塞而不利之病、言食飲難入也、乃所謂痺者、咽中噎塞而不利之病、言食飲難入也、乃所謂膈噎是也、首條所論、宜徵焉、諸病有此狀者、亦收于此、類聚以明本病之異也、猶虛勞門舉清穀亡血、肺

痿門舉諸欬也、先輩未知胸痺之為膈噎病、故其說多紕繆矣、凡本經病名與他書異者、往往有之、宜參考諸篇而見焉、

師曰、夫脉當取大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胸痺心痛當作胸痺而痛即承上文也

此論所謂膈噎病之正體也、是本不治之病、故唯存一條而不及治法也、脉當取太過不及者、乃虛勞門云、人年五六十、脉大為勞、極虛亦為勞、是也、此疾必在五十年前、後若四十以下、則非真証也、香川氏亦既論之、陰陽

者內外也陽微陰弦者形體衰而內有寒之候寒者宿

癥也難經曰弦寒也凡本經無熱而揭弦者皆然也次篇

微可以胸痺而痛者言咽中否而病本有宿癥而所致其

候腹必為弦急胸者兼咽而言之不唯胸中也責其極

虛者言從極虛而治之然考之虛勞門則其為不治可

知也陽虛者表虛也上文所謂陽脉微是也上焦指胸

肺痿門云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示病所在也此疾與肺痿相似者以

其同所在也肺痿之初萌鍼而引陽氣是其治法則於

本病亦當然也良山先生四十九歲患膈噎灼艾廢業其間一切事務漠不相聞靜養一年快

氣復常云景岳全書曰張雞峰云膈噎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者可治香川氏云皆因久

癥宿疝可謂善符於經旨以得其說也余視患膈噎者

數人其項頸有結核者多意者咽中亦應然若其外無

之者內必有之咽中迫窄而令飲食窒碍余姑斷之為

內療癥之証所以為難治也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此揭實病而為本病之反對也平人者言非陽微陰弦

者也無寒熱者謂無外邪也平人而無外邪然而短氣

不足以息者胸中有物而痺也物者痰飲滯食之類也

蓋本條論宜用吐劑也凡蒂散曰邪結在胸中心下

胸上諸實胸中鬱二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惠美

金匱要略卷之六

卷之六

一

氏云、噎証四十餘歲而患之者、吐亦無效、或吐之即死者、間亦有之、可不慎哉、三十以下之人則否、此說可謂得其大旨矣、

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括樓薤白白酒湯主之、胸背痛短氣五字、當在緊數下、即與黃者桂枝五物湯條

同文法、數字行、小緊疑小弦、誤、本條無熱則其脈不當緊、且亦無緊遲併至之理、今改正如左、

胸痺之病、喘息欬唾、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弦、胸背痛、短氣、括樓薤白白酒湯主之。○此設真胸痺、更揭脈以論其疑似者也、以下諸証皆然矣、真胸痺者、則咽中否塞而喘息欬唾、食則痛、不食則不痛、故前條曰胸痺而痛

而不曰胸背痛、可以見也、下文所論一結胸、而後世所謂痰結之類也、脈沉而遲、於吐下發汗後為虛候、餘則水飲在上焦之候也、宜參校太陽篇及水氣門等、今胸中有痰、故見此脈也、關上小弦、虛寒在心下之候也、指癥瘕、胸背痛因虛寒、故見此脈也、凡胸腹痛非實痛、見次篇、則言脈弦者、本經之例也、永富氏云、膈噎不可治也、似膈噎者可治也、蓋指此等之証也、

括樓薤白白酒湯方、括樓實一枚、薤白半升、白酒七升、右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白酒千金載之、方後似是、然則方

名白酒二字、後人之所加、白酒七升、疑有誤、應與水合七升也、後方白酒一斗、亦然、

按千金栝樓湯主治與本文同乃栝樓薤白半夏湯加枳實生姜者是蓋原方其去半夏生姜者即本方也今方中無枳實蓋脫誤胸痛脉弦枳實之所主治也後人不察焉以方後之白酒充三味之數非也酢酒之類所煮藥之物而非方中之具薤白古人用生者曰幾升為用其絞汁也白截酒元簡氏引程敬通云截音再酢醬也知白酒即酢醬今用米酢極驗是也苦酒亦同物古人利膈及解毒之劑必用此物今人禁之於病者可謂戾古矣

胸痺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栝樓薤白半夏湯主之

按此前條之劇証耳言不得卧以示之不得卧者以欬唾喘息之故也心痛徹背者即胸背痛是也此証必有心下痞艱

栝樓薤白半夏湯方栝樓實一枚薤白三兩半夏半升白

酒一斗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前方及後

半升此日三兩誤也白酒一斗當作三升不然則乖温服於前方者加半夏故也

服之例三

此方宜從千金栝樓湯加枳實生姜二物半夏不配生姜則不能治不得卧之急也此蓋小半夏湯合方故不云加半夏生姜湯

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腹滿

心中當作心下留字疑衍一本作氣外臺作堅皆非也胸滿疑

按人參湯主之五字當在氣結在胸下錯亂也氣結在胸所謂胃上有寒是也曰氣曰寒俱指邪也今冒胸痺二字者以其不食喘息喜唾之証也諸注家謂一証而處二方或從千金而刪人參湯非是此對論病在胸膈者與逆而及胸膈者以正真胸痺之疑途也人參湯治津液亡而心下痞者故無腹滿宜考之傷寒論枳實薤白半夏湯以腹滿為主而其氣逆而搶心兼胸背痛短

氣欬唾是也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枳實四枚厚朴四兩薤白半斤桂枝

一兩括樓實一枚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

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薤白半斤半升誤桂枝分量疑有誤

此方不用白酒者蓋此胸背痛以一時之兼証也按方中疑脫生姜按是應與桂枝枳實生姜湯合方氣逆搶心其徵也氣逆而嘔者非生姜不能治焉本方以腹滿為主故方中枳實厚朴列於上以胸痺狀為客証故以括樓列於下夫藥品之布置及分量所以參考病之真假証之主客也不可詳焉

人參湯方、人參 甘艸 乾姜 白朮 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

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即理中丸之作湯者

按此方、治津液亡而心下痞喜唾者、其証有暴漸輕重

之異、暴而重者、宜湯、漸而輕者、宜丸、凡一方而作湯、作

丸者、皆宜倣焉、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艸湯主之、橘枳姜湯亦

主之 胸中當作脇下、若胸中氣塞則胸痺也

此非一証處、二方、二方所治自異、脇下氣塞、有因心下

痞者、有因心下悸者、茯苓杏仁甘艸湯則心下悸而微喘

者主之、橘枳生薑湯則心下痞而噦噫者主之、宜詳焉

茯苓杏仁甘艸湯方、茯苓 三兩 杏仁 五十箇 甘艸 一兩 右三

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日三服、不差更服、茯苓甘艸分量有誤

藥量少而水量多蓋有脫品

按此原當有桂枝、乃桂枝甘艸湯加茯苓杏仁也、若無

桂枝則何以治其氣塞、氣塞者氣上衝心胸之所致也、

蓋茯苓桂枝甘艸三物、治亡液家心下悸者、微飲則加

白朮、其悸及臍下者、增茯苓加大棗、口燥者加五味子、

今加之以杏仁、則有微喘自明矣、杏仁治喘之說、見于水氣門

橘枳薑湯方、橘皮 一斤 枳實 三兩 生薑 半斤 右三味、以水

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枳實四枚、似半斤

按此治噫氣吐酸之方也、噫氣吐酸、氣塞之所致也、蓋茯苓飲証、而無停痰宿水者矣、以是推之、則此亦當有心下虛氣滿之証、虛氣滿、乃

胸痺、緩急者、薤苳附子散主之、

附子、誤說、詳見于方下、

按緩急上脫脉字、觀瘡癰門本方加敗醬、以治內癰脉數者、則緩急為脉名明矣、此緩急與史記倉公傳之緩急同、其義在急字、而不在緩字、脉緩急脉急也、急者緊也、脉緊有熱之候、而別前諸條之屬寒者也、諸注家以為絞急之訛、或以為休作之義、非也、古就証而稱緩急者、言寧急也、故必有外體証矣、外臺、崔氏、小續命湯曰、卒中風欲死、身本緩急

云云、錄驗小續命湯曰、卒中風欲死、身緩急、云云、又一小續命湯曰、中風入藏、緩急不隨、唐侍郎小續命湯曰、中風口不能言、咽中如塞、或緩或急、猶謂或急云云、按此即喉

癰及胃脘癰壞証之治法也、壞証何、癰已潰、雖排膿其熱不去者、是也、薤苳枳子敗醬散証、亦然矣、今病在上部、故冒以胸痺二字、以収于此也、若癰未潰者、非本篇所預也、

薤苳附子散方、薤苳仁十五大附子十枚、右二味、杵為散、

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附子當作枳子、傳寫之誤也、何則、附子十枚、重概準十五兩、先輩已論之而與薤苳仁同量為過甚、若散服之則

不堪瞑眩况上焦病而用附子違製劑之法且方後不言知不知者可以見也九用梔子吐下後有餘熱而胸中窒者於傷寒配香豉於黃家配茵陳蒿於瘧家配薏苡仁本方即解毒之方徵瘡約言所載逍遙解毒湯頗得古意於逍遙散去木加梔子薏苡仁連壳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姜枳實湯主之心中疑誤

按此條及次條不冒胸痺二字者舊應與前條合為一章此論屬寒者之急証以正前熱証之疑途也諸逆者總言氣逆吐逆乃方中桂枝生姜之所治也懸痛者痛宜作苦言病在心下而繫於胸膈痛也與懸飲之懸同義而看

乃枳實之所治也此証驗今日其人腹虛陷而悸不欲飲食吐涎不息若飲食則吐按此証能疑似於虵家虵家其煩發作有時而此則否矣學者宜詳焉

桂姜枳實湯方桂枝 生姜各三兩枳實五枚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本方與橘枳生薑湯其証稍似而非也其所異在心下滿不滿其滿而嘔噦者氣鬱塞之所致乃橘皮枳實之所治也其不滿而嘔噦者氣逆衝之所致乃桂枝枳實之所治也今驗本方姪婦嘔噦者能奏效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二背字以方法推之腹字誤宜

改烏頭烏梅誤說俱見于後

此蓋論虺厥以正前條之疑途也凡方中有梅椒者率治虺之劑耳心痛徹腹腹痛徹心者徹通也猶云長也與大建中湯條上下痛如有頭足同即心腹寒痛嘔不能食是也夫虺家者心腹俱痛而吐涎發作有時故傷寒論與癥結之無發作有時者併論而互明之以是推之背字腹字誤可以見矣若背字則與前云胸背痛不異矣虺厥者蓋言因虺而為厥陰病之狀其人當有氣上衝心飢而不欲食食則吐之候餘詳見于虺蟲條

赤石脂丸方蜀椒一兩烏頭一分附子半兩乾姜一兩赤

石脂一兩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九日三

服不知稍加服原本除烏頭之外四品別云幾分今刪之

脫烏梅二字蜀椒與烏梅倒附子下半兩疑半枚誤皆當改正

邱并椿壽云烏頭烏梅誤是也古無烏附併用者而梅椒併用者尤多矣蓋梅椒治屬虺之胸腹痛姜附治虛脫赤石脂治嘔噦若原文胸背痛則本非此等方之所能治也赤石脂治胃反見于本草及諸書先食服蓋示為下焦藥也若上中二焦者則無此言矣後世立後食之說者其固陋可笑矣此方亦治久利能效以其本為下焦藥也凡寒下者下斷而為嘔率同其治法且有梅椒等而治嘔逆

之方亦治下利不止諸方中用赤石脂者亦然按厥陰篇所載烏梅丸舊當此方宜參考其証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附子三兩生狼牙一兩巴豆一兩人

參乾姜吳茱萸各一兩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

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惡腹脹

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腹痛並冷衝上氣落

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元簡氏云徐本標附方二字是也按九久

也即久痛丸也種疑應積誤心痛應心脈痛千金并九種心痛者姜也狼牙狼毒誤千金外臺局方皆作狼毒

可以徵也

方名蓋反於備急丸而命之今與前條久近相對而載

之按附子乾姜與吳茱萸主治不同也附子乾姜治虛

脫吳茱萸治急逆說見干吳茱萸湯條故吳茱萸必配生姜不合

乾姜也按此方攷之肘后方似數方相混合者揭干左

以備考徵或云非仲景方未深考之耳

一方治心腹俱痛短氣欲死或已絕者乾姜一兩巴豆

二兩搗蜜丸一服如小豆二丸當吐下差以主治觀之恐舊備急丸

而脫大黃未可知也

按方後所謂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者此方之所

治也

一方治心腹相連常脹者狼毒二兩附子半兩搗篩蜜

丸如梧子大，日一服，二日二丸，三日後三丸，再一九六日服三丸。

按方後所謂連年積冷流注心腹痛者，此方之所治也。今本篇所載九痛丸，恐此方也。狼毒神農本草云：破積聚，各醫別錄。

云除積碎。

一方治吳茱萸一合乾姜四分細辛人參附子二各

分搗篩蜜丸如梧子大，服五丸，日三服。按附子干姜疑從前方亂入者。

即吳茱萸湯以細辛代生姜者。

此雖証治闕，當治方後所謂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疾者。按冷衝上氣，疑應冷氣上衝，誤冷氣上衝者，謂

寒氣急逆也，即吳茱萸湯之所治。彼條曰：乾嘔吐涎沫，頭痛者，是其証也。冷氣上衝，其因也。血疾疑厥疾，誤即指卒厥也。厥疾者，乃奔豚病也。有落馬墜車而作者，有中邪氣而發者，有從驚怖而發者也。夫方後所云一閉証，一久寒，一厥疾，三者皆劇証，而有暴漸閉脫之異，豈一九痛丸所能概治乎？宜從肘后方。

○腹滿寒疝宿食病脉証治第十  
劉棟曰：腹滿病証也。寒疝病名也。宿食病因也。余曰：寒疝門而舉腹滿宿食者，為辨疑似也。猶胃及門舉諸嘔與噦也。夫疝者，即癥瘕也。一謂之積聚，或又謂

之寒寒疝者癥瘕中之劇甚者故揭之篇且以包其餘猶風寒病物謂之傷寒也樓氏綱目云寒疝即疝之總名也世醫多從之非也詳見于後

跌陽脉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難二字衍不然則與以溫藥服

之不符兩胠兩脚誤注家作胠而看者非也今改正如左

跌陽脉微弦法當腹痛不痛者必兩脚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此論久寒之內外二証也世所謂疝瘕家而後諸論皆從此而出跌陽脉微弦輕証之候也凡脉以跌陽言者其人率飲食如常故言跌陽

則必曰消穀謂能食之腹痛者疝之裡証兩脚疼痛者表

証也表裡俱病謂之寒疝皆附烏所主也虛寒從下上者就腹痛而言之示病在下焦也或云虛寒之虛衍非也本篇又有指水云寒者故加虛字以別之非後世所謂虛寒之義也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若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腹滿疑腹痛誤黃自去三字疑註文

此以半按辨腹痛虛實也虛實者就可下者與可溫者而言之蘇沉良方云小建中湯治腹痛如神然腹痛按之便痛重按却不甚痛此止是氣痛重按愈痛而堅者

當自有積也、氣痛不可下、下之愈痛甚此虛寒証得之  
積所謂實也、寒非積聚之積、蓋虛寒証按之愈痛者亦有之、宜以舌  
黃與否辨其虛實、按虛寒家間有舌黑色者、傷寒亦然  
或云傷寒一二日舌黑者必屬虛寒、此言信然矣、宜參  
考於餘証而以胎之有無辨之、若但以黑為黃之深則  
必誤治、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

此論腹滿增減者不當下也、按此條及次條當在于腹  
滿不減云云宜大承氣湯條下也、是結前而起後語也  
蓋錯簡、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按痿黃上疑脫面色

二字躁上疑脫口字躁當作燥胸中疑腹中誤

此論腹滿之屬虛寒者口燥而不渴其徵也、其實者皆  
有渴也、痿黃黯黃也、此腹中有水而久結之候、經絡篇  
云、面部微黑者有水氣、又當微之本防已湯及消礬散  
本條言腹中寒實者明有水也、凡實者必前後有所閉  
今此証下利而腹滿為脫証可知也、

寸口脈弦者即腸下拘急而痛其人當々惡寒也、  
脈弦下疑脫而

緊二字

此對首條跌陽云云而論其劇証也、故揭寸口以示有

裡証也。次篇積聚條云：發作有時，展轉痛移，是也。脇下拘急而痛，惡寒者，虛寒上攻之候也。凡惡寒者，其脉必緊，弦者非惡寒之脉，可以知有脫字也。且強者久寒之候，而緊者已發之候也。按此條及下文夫瘦人云云之條，俱論寒疝，舊當在大烏頭煎條上。

夫中寒家喜欠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裡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

右二條次篇之文，錯出于此。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也。穀氣，疑衝氣，誤穀氣者，宿食之謂，諸條可徵。

此論寒疝者法當溫發而不可下也。若誤下之，則為氣衝，或為心下痞等之患。瘦人者謂腹不滿，以別腹滿及宿食等之形狀也。繞臍痛者，明寒疝之所在，且非有物而痛也。即上章脇下拘急而痛是也。有風冷，衛氣不行者，惡寒之異語。凡病於表，謂之風，於裡謂之寒。中風傷寒，風濕寒濕，可以見也。今邪在表，故衛氣不行於表，素問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風冷者，病在表而無身熱之謂也。凡無熱而惡寒者，固非可下者。故戒之。衝者，謂其痛之及于上也。其人應發嘔噦，心下痞者，謂不能食也。皆病重之候。夫疝瘕者，宿疾也。為外邪所發動，則謂之

寒病惡寒即得外邪之候餘詳見于後

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此論裡証而似表証者以為後論腹滿痛者之張本也  
發熱似表証而不惡寒是裡証之徵也凡舉一証示表  
則以惡風惡寒若身疼頭痛等而無以發熱者今發熱  
經十日之久者以腹滿之故也即與大承氣湯之發熱  
同然則脉浮而數疑滑而數之誤小承氣湯條曰脉滑  
而疾可以類推也飲食如故病在下焦而不在中焦之  
候是此方之眼目以別承氣諸証之屬傷寒者也按本  
篇所論之病皆下焦病若有及上中二焦者其客証也

再按世所謂燥病及小兒疳疾間有此証宜驗

厚朴七物湯方厚朴半斤 甘艸 大黃各三兩 大棗十枚 枳

實五枚 桂枝二兩 生姜五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

温服八合日三服原有加減法今刪之四升下疑脫去滓

不合於温服八合日三服之法

按此方有大棗者誤也諸方主下焦者及例承氣湯之  
方皆無有大棗也且生姜甘艸大棗皆具者唯表劑為  
爾蓋此方與厚朴生姜甘艸半夏人參湯虛實之異耳  
由是考之則大棗疑半夏誤又按古無汗下配合之法  
故發汗劑不加利藥下劑不加發汗藥經中議論已悉

之桂枝加大黃湯者屬誤說詳見干傷寒論考証註家不察焉以為汗下合治

之劑誤也桂枝二兩乃餘藥之佐也凡下焦閉而為病則以桂枝為佐者往往有之挑核養氣及茯苓澤瀉湯腎氣丸五苓散等可以見也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按此

條錯簡宜移大建中湯條上

友人原田氏云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蓋與頭項強痛同文法也是也切痛宜屬腹中雷鳴宜屬寒氣此兼前腹中寒實利不止者死之條而論久寒逆上為吐者腹中切痛病根也所謂痼瘕是也寒氣雷鳴水飲停滯逆上

之所致本因痼瘕逆上之勢也故為胸脇逆滿嘔吐是

乃一時所致而此方之眼目也寒氣者水氣也後云寒

氣皆然矣疼飲門謂之寒飲蓋言留飲之因痼瘕今時

指此証或名辟囊或名留飲非也辟囊疼飲之一証是干千金翼按瘕

家無嘔不逆滿而腹中雷鳴將愈之兆宜勿混之

附子粳米湯方附子一枚半夏半升甘艸一兩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

日三服元簡氏云本方煮法必有脫文是也宜從外臺而湯成下補去米內紫煮取三升八字

此方外臺集驗所載有乾姜肘肩治寒疝來去每發絞痛方即本方而有乾姜無甘艸蓋本証嘔吐而以半夏

則宜從肘后而可嘔家本甘呷之所不宜而吐下屬寒者其方必有乾姜粳米潤燥之品本方具之者蓋其証因吐而渴渴而猶用姜附半夏等之溫藥故和調之加粳米大棗也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此條及次條俱無冒頭者兼上文也宜接厚朴七物湯系

而者脈經為一條者蓋其舊也

此兼厚朴七物湯而論同類異証也次二條亦然矣腹滿發熱同類也此不言之者省文也上條飲食如故此則痛而閉是其異也閉者大便閉也因大便閉而滿痛者也然言痛而閉者以此篇專論腹痛者故爾也宜例

推之嘔吐篇小柴胡湯條等蓋本方厚朴大黃湯誤也厚朴大黃湯者厚枳量輕而大黃重以閉為主也說見方下

厚朴三物湯方厚朴八兩大黃四兩枳實五兩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為度

按本條比之痰飲門厚朴大黃湯証此則劇而彼則易以痛而閉與滿而不痛也彼大黃六兩枳朴減干此且方名舉大黃可以徵其異也此煮法及服量似厚朴大黃湯蓋厚朴大黃湯宜切大棗氣湯厚朴三物湯宜切

小兼氣湯以其証緩急之異也凡下劑病急者則其藥  
濃者緩者則否其濃者者先煮餘藥後內大黃是古之  
法也雖藥品同其分量及煮法異則主治亦不同所以  
同品而異方名也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主之柴大

胡湯主之六字疑當  
調胃兼氣湯五字

此兼厚朴七物湯而論非兼前條者次條亦然矣滿痛  
者悶痛也非腹滿而痛按之而始覺滿痛也如厚朴七  
物湯証飲食如故者則不然按之心下滿痛者與傷寒  
論調胃兼氣湯條所謂胃中不和及腹微滿鬱々微煩

其義不異矣註家或以為大兼氣証或以為厚朴三物  
大湯証雖似有所見未得肯綮若從文而為解者固不足  
論也按此為實也者斷可下之辭也有此辭者為調胃  
兼氣及大兼氣湯必矣今大兼氣証在干後則本條為  
調胃兼氣湯明矣凡論類証及疑似者一方而載二條  
者未有之也且大兼氣之腹滿痛不待按之前條閉而  
痛者亦然矣

大柴胡湯方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斤 枳  
實四枚 大黃二兩 大棗十一枚 生薑五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  
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去滓下當加  
內柴胡大黃

五字說見小柴胡湯方下

按本方証外往來寒熱而內有嘔不止心下急鬱々微煩者與按之心下滿痛者大有徑庭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兼氣湯

此曰不減者服厚朴七物湯而不減也以舉異于前條等之証其不減者以有結實也其証宜取於陽明篇所論也大兼氣湯者熱實之極故以此結前諸條以下更論虛寒之腹滿也虛寒腹滿附子粳米湯是也今錯出干前

大兼氣湯方大黃四兩厚朴半斤枳實五枚芒硝三合右

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

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火微火

本湯曰燥屎曰宿食曰鞭滿曰堅曰為實皆示為宿結

以明芒硝之所主調胃兼氣湯之有芒硝亦然矣故亦

曰為內實也非如厚朴大黃湯閉而痛厚朴三物湯但

腹滿小兼氣湯和胃中之比也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

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心胸中疑心腹中

可以見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九字注文混正文有頭足三字當在而字下而如也近下脫者字今改正如左

心腹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上下痛而有頭足不可觸

近者大建中湯主之。○此類附子粳米湯証，而論心痛而無水氣者，故不言雷鳴嘔吐，而言嘔不能飲食，嘔宜作乾嘔而省。乾嘔及噦，嘔吐噦門。寒痛者，癥痛之謂，非虛寒及寒熱之寒也。其証腹拘急如弓弦而有動是也。金鑑云：厥逆脈伏大寒証之意者，非也。上下痛者，言胸腹互痛，故曰而有頭足以別前後諸條皆有定所而痛者也。大建中湯方：蜀椒二合，乾姜四兩，人參二兩，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溫覆之。原項溫之間，有可飲粥二字，係注脚今刪之。溫覆疑溫服誤。膠飴作飴糖，宜具之方中，取一升半四字，衍文，宜微小建中湯法。

按如一炊頃溫服之者，俛日再服之法也，可以知為急証也。按人參疑苦參誤，苦參神農本草云：治心腹結氣，癥瘕積聚，若蜀椒乾姜人參而無苦參，則安得治苦痛宜用而驗焉。按建中湯者，蓋取病者之腹形而名之，猶陷胸湯之例也。建中篇豎立也，廣韻木名，直上，百無枝，中者指腹裏也。乃腹裡之筋脈拘急而從心下至少腹是也，是善相符於大小建中湯之候，所謂陰脈弦是而已。若古來之說，則諸湯丸散皆謂建中而可也，豈唯此湯乎。凡方以大小命者，有數義：柴胡秉氣之大小，在輕重；青龍之大小，在表裡；半夏陷胸及建中之大小，在暴漸。蓋小建中湯漸証，而本

方暴証也、元簡氏引醫方集解云、今人用建中者、絕不用飴糖、今世亦有除之者、是方中之一主藥、豈可略之、  
脇下偏痛發熱、其脉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  
偏痛、金鑑作滿痛是也、蓋後人眩脇字而改之、按此條在大兼氣湯條後、錯簡、

此論疝瘕與大便實併患者也、此証吐下之後、間有之、單疝瘕者、必有惡寒、而無發熱、單大便實者、脉必遲滑而不弦緊、今脉弦緊而發熱、故知併患之、詳見篇末、宜參校、按熱証而挾疝瘕者、腹內拘急而必難起卧、宜驗焉、類聚方集覽標註云、身不可轉側、內予如磬、坐卧兩不得信矣、或云、篇首第一條云、不滿者必便難、兩肢疼

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大黃附子湯蓋其方也、金鑑改偏痛作滿痛、不可從、其所引固錯文、不滿者必便難、此語不可解也、以溫藥充本方、尤杜撰、凡診腹疾、腹之上下者所宜辨別、而非中與偏所宜辨別也、金鑑改竄者、有益治術矣、按胸脇及心下脇下、經中互書者多、不可泥其文而生橫義矣、

大黃附子湯方、大黃三兩、附子三枚、細辛二兩、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原三服下、有若強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十二字、係注脚、今刪之、  
人行四五里、山田正珍引折義云、漢書王吉傳云、吉行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以吉行五十里度之即半時有奇也余按是亦促日三服之法也以其為急証也凡癥家有熱而煩者皆做本方之例而可也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按寒氣厥逆四字舊應脈中寒氣四支厥逆者九字脫亡

按寒氣乃水氣其証腹中雷鳴嘔吐是也即方中半夏茯苓配細辛而治之四肢厥逆者腹中切痛劇之所致即方中烏頭之所主此實附子粳米湯証而無表証者四肢厥逆乃表証之劇候舉重以包惡寒四肢疼痛等之輕於附子粳米湯所以附子代烏頭之義在焉比之次條正寒疝則此有水氣之異又比之大黃附子湯証

則有水穀之別其有穀氣者身熱而不嘔不雷鳴有水氣者否矣可以辨別其治法今世此証居多世人不察焉察其治者不少故言及之

赤丸方茯苓

四兩

半夏

四兩

烏頭

二兩

細辛

一兩

右六味

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服下三九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半夏及烏頭量疑有誤六味四味誤

此小半夏加茯苓湯合大烏頭煎之意可以推本條則其証諦也細辛生薑其功不相遠俱止氣逆而排外邪故肘后於吳茱萸湯代生薑以細辛可以考焉按此原湯藥誤為丸者矣烏頭本非為丸散可用者若丸劑則

茯苓半夏之量些少何用之為可以察其誤按此方本  
 名射罔湯射食益切音石與赤字音相近因誤罔為圓  
 遂致此誤方后內真朱者後人拘赤字而所妄加者古  
 無以朱衣丸之法今四品而書六味者從千金方也彼  
 有附子射罔則六品然附子烏頭射罔非可併用者推  
 本條主治則此四品而足矣煮法從烏頭桂枝湯而可  
 也射罔本艸諸書以為用烏頭所製者恐非也蓋烏頭  
 之一名耳時珍云艸烏頭取汁晒為毒藥射禽獸故有  
 射罔之稱恐非矣罔與翹通翹水神名也烏  
 頭熱物而折寒故有此名也此稱一名者嫌混於烏頭湯也肘后寒  
 瘡方中云射罔去皮又心腹癥堅門云腹中癥結云云

多用陷水八毒諸大藥今止取小易得者而其下載射  
 罔方據云易得且云去皮攷之則非製藥明矣

腹痛脉弦而緊即為寒疝原緊下有弦則衛氣不行即患  
 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十八

字注文也故刪之寒疝下疑脫大  
 烏頭煎方今在干後者錯亂也

此論寒疝之治法也今略証者以前章既詳論之也此  
 例往往有之腹痛者所謂脇下拘急及繞臍痛是也脉  
 弦者其候也脉緊者外寒之候其証畜畜惡寒一謂之  
 有風冷衛氣不行也兩寒相搏而暴急者是為寒疝治  
 之用烏頭單煎以折其兩寒方之錯亂可以察按寒疝  
 之寒暴急之義也傷寒之寒亦同非久寒及水寒血寒

之寒也金鑑云痲病犯寒即發謂之寒痲也是也右怡  
魏荔彤等說亦同

寒痲遠臍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緊者大烏

頭煎主之此原合上為一條今從元簡氏之說別之白汗  
原作自汗今從千金外臺及病源論改之緊原

作強從輯義所原之書而  
改之方宜走馬湯說見後

此設寒痲而論其疑似者故言若以起論而更言脉以

明其異也非此大烏頭煎之証也大烏頭煎專在溫發

外寒故以惡寒為眼目本証脉沉緊而病在少腹則水

閉之候也水氣門云脉緊而沈即小便  
難又云脉沈而緊結在關元素問長刺節論

曰病在少腹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痲得之寒此類而已

彼之惡寒此之白汗俱病極而所致病極而所致則惡

寒白汗無併至之理矣按發則白汗出者言忽然發暴

劇之腹痛也其腹痛恰似寒痲故先設以寒痲也白汗

者厥氣上行而極之候故為手足厥冷白汗素問作醜  
汗注云陰汗也

又冷汗也就有煩悶者而言之即見經  
脉別論至真要大論通評虛實論等是悶痛甚而所

致其証甚於寒痲凡脉沉緊者其人少腹急結以別上

文遠臍痛者前章論寒痲舉瘦人亦別干此也此証以

少腹急結為本則下劑之所治而無發熱而手足厥冷

則不可用寒藥下之也以是攷之非走馬湯何其於寒

痲戒下者以有此疑似也此結前章論文之義者也肘

后走馬湯云治卒諸疝小腹及陰中相引痛如絞自汗  
 出欲死外臺亦同文按卒諸疝別宿疾而其証狀相彷彿故  
 得疝之名耳曰發曰脉沉緊示下焦卒閉也今此不云  
 小腹及陰中相引者蓋脫文也舊本篇有走馬湯而今  
 散逸故宋人校定之時載之附方蓋非方脫而全文脫  
 者也按此証傷寒論所謂臧結而後世所謂乾霍亂絞  
 腸痧之類也臧結與結胸所疑似而在上下之分宜考  
 察焉

大烏頭煎方原本無大字今烏頭五枚者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密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

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取二升三字疑後人之所加也  
 原註云熬去皮不咬咀不可從也若熬之其力鈍如法  
 煎而可也雖曰不可一日再服非所拘也或曰治寒疝  
 者本方加細辛而用之奏効尤速爾來從之覺其効較  
 捷目疾有腫子散大之証以本方滴於眼中速効矣人  
 寡知之者故弘異聞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按此條有

誤左論之

夫寒疝一腹痛耳故言寒疝則腹痛自在其中矣而証  
 與方不相符觀方下所論而可見之肘后千金外臺俱無所致獨

和劑局方以此湯名當歸黃耆湯曰治婦人腰脚疼痛不可轉側壯熱自汗身熱強氣短按壯熱以下似与方不相符疑非古矣其主治能符此方應舊文由是觀之本條應腰中痛及脚痛攣急者蓋舊文蠹蝕後人妄補之者此血虛之病著腰脚者為烏頭桂枝湯之疑途而舉之雖冒寒疝非寒疝也按此証與烏頭桂枝湯為內外之別猶痲之於痿痲之於風痲也彼者病在表而微內故屬外傷此者病在裡而及外故屬內傷所以此証載於婦人產後門也若原文無外証而特裡証則為當歸建中湯之所主也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當歸三兩生薑三兩羊肉一斤右三

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原有加減法今刪之脉經及局

方方名無生薑二字似是非主菜也方中羊肉當作黃耆說見干後一介疑有誤肘后千金外臺局方皆有芍

菜二兩是也服七合日三服觀之三升二升誤

凡失血屬正血者生地黄之所主而屬瘀血者當歸之所主也故產後諸方大率以當歸為主也本州云當歸產後之聖藥也信矣芍飯芍芍四物之詳見干婦人門凡腰脚痛屬虛脫者黃耆芍藥生薑之所治其配之以桂枝若當歸苦酒之異義宜辨別之也唯腹痛非歸耆之所主也竹垞先生云凡四肢攣急而痛者非烏附劑則歸耆之所主

也、吉益猷亦有此說、俱是也、按羊肉者黃耆一名、大明

云、黃耆為羊中補益、故呼為羊肉、故和劑局方名當歸黃耆湯也、今以二

名揭方名者、乃桃花湯之類也、諸家以為真羊肉非也、

按本冊綱目所載之附方、問有以耆為羊肉者、覽者察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

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逆冷、中痛、腰中痛、訛、腹痛、寒疝、包之、

誤、方名宜在身疼痛下、抵當二字、不接於上、疑腰中冷痛、

寒疝、腰中冷痛、手足不仁、若身疼痛者、烏頭桂枝湯主

之、若灸刺諸藥不能治者、抵當湯主之、下若字、及二者

之、○此設當飯羊肉湯証、而言若以論寒疝之輕証、而

舉瘀血証、以為當飯羊肉湯証之反對也、按腰中冷痛

手足不仁、乃與前章云腰中痛及脚痛攣急無異、義如

此而兼桂枝湯証、是為寒疝矣、身疼痛者、統言桂枝湯

証也、即與傷寒論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

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

之身疼痛同、諸註皆失焉、蓋此寒疝、比之大烏頭煎証

則彼腹痛劇、而外証輕、此則有腰脚疼痺、而腹痛輕、彼

曰脉緊、此用桂枝湯、可以考焉、脈緊、邪氣內攻之候、故彼唯揭惡

寒而不言腰中云云、首條曰、跌陽脉微弦、法當腹痛、不

痛者、必兩脚疼痛者、正相應於此等也、灸刺以下、即抵

當湯之所主以方示其証也。瘵血証與虛實反對宜考之干婦人門  
 蓋癥疝有似瘵血家者故婦人雜病總論併舉癥疝瘵  
 血可以知原文有脫字或刪抵當二字者非也按言灸  
 刺諸藥不能治以示上文之異証猶不止不差之例也  
 諸藥指治疝之諸藥也再按抵當丸及湯其証無腹痛  
 無腹痛則恐非此之疑途蓋與蠱蟲劑錯歟

烏頭桂枝湯方烏頭一味以蜜二斤煎減半去滓以桂枝  
 湯五合解之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  
 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為中病當為不中病四字

說見干後

按不言烏頭之量蜜煎法異於大烏頭煎服度減之者  
 蓋舊文亡後人之所補今烏頭煎五合以桂枝湯一升  
 和之為二服而可也按中病者知字盡之其人如醉狀  
 是也凡服藥而嘔噦者皆不中病也故於逆治曰除熱  
 則噦與水則噦酒客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酒西誤  
凡帶散証說見干黃疸門可以見不字之脫也以得吐若為中病則  
 文不為其義

桂枝湯方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姜 三兩 大枣 十二枚  
 右五味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說詳見于傷寒論考證

其脉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數弦者當下其寒脉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其脉至不移十五字注文也可刪緊大而遲疑滑大而遲誤滑大而遲心下堅之候宜微之大氣証且緊遲無併至之理可下之三字當在心下堅下今改正如左

脉數弦者當下其寒脉滑大而遲者必心下堅可下之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此類走馬湯及抵當湯而論可下者而及不可下者以結癥家起宿食而相應本門末條也此特言脉以示治法也脉數者有熱弦者宿癥之候也有宿癥而發熱則可下之証如大黃附子湯是也故曰當下其寒心下堅者宿食之候故其脉滑大而

遲也宜參校之大承氣諸條也脉大而緊者承上文心下堅也心下堅猶云脉大猶脉浮也大而緊即浮緊也以示其人有惡寒陰陽者表裡也陽中有陰者言表証而有裡証所謂半表半裡証是也是柴胡湯之所主其脉有嫌於大黃附子湯及瓜蒂散故併論于此本門為疑途載柴胡加桂枝湯亦正相應于此也少陽篇曰傷發熱者屬少陽又小柴胡條曰脉沉緊沉緊乃其陰脉而陽脉即浮緊故傷寒綱領曰脉陰陽俱緊又曰嘔逆所謂有陰是也諸注以傷寒綱領條為麻黃湯若大青龍湯証非也餘詳見于傷寒考証

附方

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

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改外臺作鳥頭桂枝湯

按寒疝腹中絞痛六字為起下文而所設者即與走

馬湯及烏頭桂枝湯條同文法以是推之似寒疝者

而非寒疝也按賊風入攻五臟者言表証轉而入裡

以起下文暴急之証也其拘急不得轉側者此病之

態而陰縮及手足厥逆等裡証暴急之所致是其傍

証故發作有時其狀似寒疝及風痺比之風痺則無

太陽証比之寒疝則有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之

異是為此條之眼目而其人當有嘔逆凡手足寒者

其人有嘔噦則曰手足厥逆否者皆曰手足厥冷雖

同義異文者必當有故也是本非烏頭桂枝湯之所

能治也徐沉魏尤諸氏已有疑焉皆以為大烏頭煎

之証是亦暴急之証異其証狀則治法不同也宜相

照而見其異同世醫不察焉皆以為治痛痺之烏頭

湯者非也與此有表裡之違不可從矣按凡病暴急

則不拘其原病先救其急是其法也以此推之此應

烏豆湯誤也烏豆即黑豆也此証痙痺之類至欲死

者也其云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者外臺多

就痙痺而言之未見就寒疝而言之者也外臺深師大統命湯

日賊風身體不能自收古今錄驗統命湯日賊風入腹角弓反張又小統命湯日中風入藏身體發急不

隨、深師甘肅湯曰、心腹絞痛、賊風入腹、脹滿不得且氣息、必効烏豆合雞矢方曰、風入臍、角弓反張、

烏豆煎汁治急疾其微多矣其証大率瘧狀也肘后

治瘧方防風烏豆雞屎三物也外臺必効治風入臍

角弓反張方烏豆雞矢二物也也屎備急治瘧大豆

散方大豆乾姜椒三物也大豆烏豆也又烏豆一品酒煎

而肘后治腰脇卒痛腰疑胸誤又治腸痛如打廣利方治

脚氣衝心千金治風入臍中又治卒然中惡由是觀

之不論內外諸病忽然迫心而身懸拘急煩悶者烏

豆之所宜也皆足以徵本條烏頭湯為烏豆湯之誤

矣雖然其方今無可致也烏豆煎汁治急疾之一奇

品村落之俗人猶知之而業醫者知之者希可嘆亦

被逆治忽然為氣急者烏豆煎汁能救之所屢驗也

一妓年二十餘歲腰脚疼痺帶腫某醫與泻水劑大

下之暴泻數行心下急痛而煩悶嘔吐藥食不得下

數醫束手望視之有人教之以烏豆濃煎汁徐徐与

之諸証隨瘥可不謂奇哉栗庵先生云治脚氣衝心

吐藥食而難下者大豆濃煎合蓼汁飲之皆近於本

條之義故附載

外臺柴胡桂枝湯治心腹卒中痛者傷寒論桂枝上有加字是也外臺作

寒加腹中痛亦是也柴胡四兩黃芩兩人參芍藥

按腹中疑腹中誤

桂枝 生薑 各一兩半 甘草 一兩 半夏 二合 大棗 六枚 右九

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杏川氏云是元小柴胡中

加桂枝耳又添芍藥直曰柴胡加桂枝湯似為未安

是也按此方減本方之半而加桂枝一兩半者恐後人之所改竄當從本方加桂枝二兩

按小柴胡湯及柴胡桂枝乾姜湯共有腹痛然皆兼

証也今載此方者以有支節煩疼也 支節煩疼與手腰中痛無異義

是為烏頭桂枝湯之疑途而舉之耳非痼之治法也

其病以方示之猶傷寒論載雜病方而冒傷寒二字

之類也

外臺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巴豆 二枚 杏

仁 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槌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

之當下老少量之通治飛尸鬼擊病 通治以下細注誤為大書者可刪

按此主治乃備急丸之証而非走馬湯之主治也徵

雜療門所載可以見也走馬湯主治已載干上是所

以宋人附屬干此也今所載者千金之文而非外臺

之文也蓋宋以後之差謬也凡用攻下劑有大黃與

巴豆之別焉其人發熱手足溫者用大黃惡寒手足

冷者用巴豆是其別也如備急丸合用巴豆大黃者

寒熱錯雜而應惡寒手足溫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

瀉尺中亦微而瀉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人病當作

瀉當作浮而瀉不然則亦字不相應按問答下直有方名者錯亂當方名上補宿食二字以作二條也

此宿食之正証以別次條有兼証者脉瀉者實証無熱者若有熱則謂之滑滑瀉俱謂脉勢有力也本就無熱有熱而異其稱耳非虛實反對也脉家皆失焉金鑑云尺中亦微而瀉之微字當按傷寒論作大字是若是微字斷無當下之理是也元簡氏取可下篇所載之文以駁金鑑之說者非也金鑑之說蓋取陽明篇之文夫可下篇者後人之所纂輯而本編既所盡焉者也豈足以微乎下利篇大承氣湯條曰三部脉皆平可以見也按

宿食者按其腹則磊砢而應手故為疝瘕之疑途而論于此宿食所謂大便閉也先輩以為病因而屬滯食及傷食者非也果然則本經禁忌門所載者而與疝瘕無所疑似也宿久也食猶穀也宿食猶云久穀穀猶屎也故大便下利謂之下利清穀或云清穀者謂下利完穀非也言下利清穀者別下利清水及清血也燥屎謂之穀氣穀氣者有燥屎而為病之義猶有水而病謂之水氣也宜微之古以見余言之不誣脉數而滑者實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原本與也下有此有宿食四字注文

也今刪之實即宿食也

此論異証而同治者次章亦然矣曰脉數示有熱則前

條無熱可知也。脈滑而實者，應心下堅。若心下不堅，則不可下者也。不言其腹狀者，以實字統之。

下利不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舉下利以對前章閉者不飲食者以腹滿之故也。虛証亦有爾者，故言有宿食當下之，以示其為實，不言脈者，兼上章滑也。下利篇曰：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云云，是也。按以上二章無冒頭，則當合于前章而為一章。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宜瓜蒂散。

此觸大承氣湯証而論及于此耳，非癥家之疑途也。滯食者，鹽湯之所主，而瓜蒂散証其滯稍深而病者說詳

見于傷寒論考証

瓜蒂散方，瓜蒂一分，赤小豆一分，煮右二味，杵為散，以香豉

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錢匕，溫服之，不吐者，少加以快吐

為度而止。一錢七，千金翼作半錢七。

按桔梗白散用半錢匕，其他諸散或一錢匕，或半錢匕，而本方及白散並猛劑，以類相推，則宜以千金翼為是也。肘后外臺用瓜蒂散者，以溫湯而不用豉汁，豉汁者服藥後為吐不止者設之也。赤小豆下有煮字，則亦然矣。以解藥毒也，猶服巴豆下不止者用冷粥也，其義不明晰者，以文錯亂也。若正珍之說，非是也。

脉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緊疑浮誤如轉索無常是為緊

按此瓜蒂散之脉也前章不言之故於治法之後論之論之于後者非本篇所關者也瓜蒂散之脉攷之傷寒論微浮而乍緊乍緊即轉索無常也以別發汗証之浮緊若但緊則非宿食之候或云轉索宿食中阻氣道難于須行曲屈傍行之象或為緊脉之象不可從矣

脉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脉經頭痛上有即字按即字當在風寒上

腹中上疑脫脉滑者三字不化二字行文今改正如左

脉緊頭痛即風寒脉滑者腹中有宿食也○此舉頭痛以正瓜蒂散之疑途而及兼氣湯証以結上諸章也按

本條緊滑兼前章浮脉浮緊而頭痛者乃發汗劑之所至而非可吐証也故傷寒論瓜蒂散條曰病如桂枝証頭不痛項不強可以見也舉之于此以正陽中有陰者之疑也脉滑者兼上文頭痛也而言腹中有宿食以明兼氣証以為與前章上下對也宿食之在上腕也脉似發汗証而無頭痛在腹中也其証似發汗証而脉異焉傷寒論曰傷寒不大便頭痛有熱者與兼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有熱疑發熱誤其小便疑其大便誤清圓也與清穀之清同大便圓猶云大便通若原文則其字無所相應即與本條同義也按頭痛總太陽証也與舉脉浮或惡風寒或身疼而總

太陽証者同例也。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四

